



1、染色细胞.No.希望 丙烯 张琳  
2、染色细胞.No.成熟期 丙烯 张琳



值的渴望，相错的情感在对生命的追问中完成一次次碰撞，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染色细胞”这个母体。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基因物种的变异，人类对DNA的破译以至对生命奥秘的破解都迅速成为人伦的关注焦点，我们不禁在问：谁都能客串造物主的角色吗？原本沉重的生理学和伦理学的课题在张琳的画面中却看到释放的快意，时尚色彩对沉重话题的消解；看到青春残酷绘画中恣肆张扬的思考方式的痕迹；看到青春消费主义那种狂欢表达的留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他身上失效了，深度也可以被消解，还原到每个可无限复制的“细胞”中被广度所牵引，这种广度是色彩带给他的。这种色彩的力度足够让人坦荡地生活在危险的幸福中，消费时代的色彩语言成就了他的终极价值观念。

不可否认的是消费时代带来了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模糊，人类的思想也像画面中染色细胞那样充满了飘浮的意向。文明成为艺术供奉的神者，至于生命的真正内核则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更多的艺术不再是救赎的工具，却成了让人迷失的导向。背负文明的十字架，人类依旧在生命的延续中蹒跚而行。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从生命的原点出发，或许，我们还可以继续高更对那个经典命题的追问。对张琳的肯定，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 怪才罗旭的妄想和异行

◎叶永青

# The Vain Hopes and Bizarre Ways of Luo Xu the Savant Genius

罗旭出生在云南红河州的弥勒，那片干燥的红土地上，盛产中国最好的烟草和葡萄。或许，是这个地域因素熏染了他的心性，造就了其旺盛多产的创作欲。虽然成长在中国社会彻底学习西方的时期，但他钟情的还是乡野风情。他早年干过建筑小工，在文化馆工作，为掌握艺术技巧，艰苦奋斗，并到中央美院进修雕塑。罗旭还一不小心就下海经商几年。自任董事长、总经理、建筑师、舞台演出编导、餐厅老板、伙食大厨和制做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的工人……几年间，罗旭经历了自己的“土著巢”和有限公司从有到无，从兴到衰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使罗旭既“阅尽人间春色”，同时又倍感人世艰辛。生意场上的失败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罗旭不得不退守到这片占地十余亩的房子中。这是1996年他根据儿子的灵感和艺术家的意志修建的外形酷似女性乳房和原始砖窑般的建筑群。以艺术家的狂想和手工式制作方式施工造就的土著巢使许多造访这里的各界人士感到震撼。对于有的建筑师提出罗旭的房子是对现代建筑的挑战的说法，罗旭也不谦虚：“我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用米达尺！”这个回答意味深长且歪打正着，当初罗旭刚画完建筑设计图，曾认真地去找建筑设计院审批时，院方的结论是“这房子没法造！”罗旭赌气回来自己找了施工队，亲自手提一篮石灰布线、按线定基，等砖砌达了人高，罗旭拿根竹杆，



1、“流水账”展览现场  
2、合唱团局部 陶塑 罗旭

左指右划，指南打北，硬是口传和身教三百个工人把最高为16米的数十座建筑盖成了，罗旭以自己的直觉和知性，无意间突破了现代建筑以数学和结构为准绳的樊篱，为自己的幻想开启了一个新鲜的奇异境界。这儿，他在自己周围处处可以看到为使灵感开花结果不可或缺的事物。他将自己饲养的动物视为兄弟姐妹，在鸡、狗、鱼、鸭生生不息之中，在一草一木之间，罗旭找到了幸福，找到这种幸福，罗旭也就好像找到了归宿。仿佛罗旭狂热的精神和过剩的精力一直脱离了他的躯体到处漫游，到处寻找归宿。最后，在这片红土地上，终于进入了一个躯壳，他那孤独的灵魂

怀着种种奇想与异行，终于丰富的想像像点燃的火药般爆发了。我以为有些人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将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新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



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道，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人群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和，在他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土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离开故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罗旭的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不离开的土地，罗旭对我说，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

1-3、“流水账”展览现场  
4、合唱团 陶塑 罗旭  
5、公牛与女人 雕塑 罗旭



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瞩目的景物里，从门前忙碌的省级公路旁、房后高大的杨草果树林的山地边，从不相识的城乡结合部的移民人群中，路边加油站、修车店、发廊食摊丛中定居下来。他开始建房种树、填土挖塘、高高地磊墙，把世界和现实隔在外面，好像这里是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找到了宁静，这种宁静是背对现实换来的，在一个离现代文明和喧嚣的城市中心不到十公里的地方，土著巢与今日世俗生活的强烈反差令人惊异，罗旭在闹市中做出的大隐之态甚至可以说是奇迹。三百多年前，在昆明西郊的玉案山上，四川的雕塑大师黎广修和学子们在筇竹寺完成了五百罗汉，让我们感到敬佩和畏服，那是天才的作品，出自匠心和神韵，生动传神，叫人感到头晕目眩，在这样伟大的雕像前，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微不足道。但是人们对筇竹寺雕像的伟大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在罗旭这样的土著房子里，离现代城市和现实生活不远，在俯瞰滇东公路和小石坝的群山环抱里，人们却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令人吃惊的艺



术作品。黎广修创造的那些神态健全、个性各异的伟大作品给人以崇高、肃穆的感觉。但是在土著巢，虽然我们看到的也是美，却叫我心神不安，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确实有一种力量叫人不能平静，有一种感觉使我们感到非同寻常，有一种怪异使你无法逃脱。丰实肥硕虫混杂的阴性躯体，穹顶墙壁颤动的闪闪光泽，蓝天下高叠的座座圆顶大屋，棕榈和灌木在高原的黄昏中神秘地悸动，盘陈在穴居中紫黑如腐肉的陶器皿叫人感到厌恶，但同时又勾起一种炽热的欲望，这些欲念时而像蛛虫一样邪恶，有时又像是果实一般光洁柔嫩，伴随着老罗引为看家本领的厨艺酒席，更加使人心绪不宁、神移心驰。谁能知道是什么样的欢乐和痛苦的幻想创造出了这一切呢？

罗旭的幸运在于，热爱一座家园并将自己的渴望通过艺术表达出来，或多或少。罗旭的悲剧也在于，要为其所创造的这个艺术场景付出代价。艺术家虽辛勤地制造了这个巢穴，并使其中充满了艺术作品和满园花香，却像在伊甸园偷食了禁果的含义和西

西弗斯周而复始地身负重石的寓言那样，最终成为自己开拓的花园的终身园丁和奴仆，放逐在自我培植的园中守望与操劳。也许唯其如此，透过罗旭那些尖锐和夸张的作品外表，我们才能读出罗旭的整体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忧郁感情和坚韧沉雄的生命含义。虽然罗旭描述自己的生活，总是十分性感和故作欢乐，仿佛他的痛苦和豪情不知为什么总与女性的躯体联系起来，但真实的罗旭仍是一个相当有头脑的艺术家，对艺术和生活有自己独特而真诚的理解，他的经验再次向我们证明，在一个物质的时代，文化的风气向下看齐，普通人的心灵里装的只是金钱和肉体欲望时，通过努力，人们是可以见到一些有关生命深处的东西的。就连房子、艺术、吃饭、养鸡和种树也能成为一种联结心灵与肉体的纽带。这种形式与方式，为一切诸如黎广修、罗旭类的具有创造性之人所开创，所丰富，对今天它很像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和精神的果实，为那些渴望心灵和精神生活的人们所分享。

